

# 談自然攝影

● 蘇毅雄

現今資訊發達，我們每天都接觸到大量與自然生態有關的圖片，當中有秀麗風光、繁花嫩草、珍禽異獸，也有許多是表達人與大自然互動的作品。每一張作品都可以表達各自的信息。在每一張照片的背後，攝影師亦每每有精彩的創作經歷可以和讀者分享。

隨着近年數碼科技的進步及人們經濟條件的大大提高，照相機變得前所未有地普及。在科技的協助下，以往極具難度、只局限於專業人員所進行的生態攝影亦變得更大眾化。現時許多媒體都大量使用和自然環境及野生動植物有關的影像，用以作各種信息的宣傳：有的宣揚自然保護、有的介紹戶外旅遊，有的代表高質素的生活。「自然生態」這個題材，亦在不知不覺之間成為了攝影新時尚。

## 一 自然攝影的普及化

欣賞生態攝影作品是令人感到愜意的事，然而拍攝生態作品卻是完全

不同的一回事。在野外拍攝時，現場環境往往不可預測，拍攝對象的瞬間活動亦增加了拍攝的難度。攝影師需要投放大量的時間與精力，還有器材膠卷與住宿交通等開支，所以即使在攝影技術發明了一個世紀之後，二十世紀優質的生態攝影作品仍是大多數出自歐美等發達國家的雜誌，例如美國的《國家地理》(*National Geographic*)、英國的《BBC野生動物》(*BBC Wildlife*)、德國的《地球》(*GEO*)等。這類出版物擁有龐大的讀者市場，廣告收益及經濟回報足以支持聘用專業攝影師，或可以付出合理酬勞讓頂尖職業攝影師放心投放時間與資源進行拍攝。在亞太部分經濟發展較早、民眾較為富裕，而且對大自然普遍有較高認知的國家或地區，例如日本、台灣、新加坡和馬來西亞等，在二十世紀後期才有較多自然攝影的擁護者。

使用傳統照相機拍攝幻燈片，由於對作品的後期修正程度十分有限，拍攝時的構圖、測光、對焦等工作，

對於拍攝技巧是一個極大的挑戰；龐大的膠卷使用量及價錢高昂的器材，亦讓許多對生態攝影躍躍欲試的朋友卻步，所以在數碼相機尚未出現或者未曾普及的時候，拍攝自然題材往往是專業攝影師的專利。攝影師為了增加拍攝的成功率、拍得獨特的題材及減少膠卷的消耗等，往往需要先進行長期的資料搜集工作，或與相關的研究人員合作。有些攝影師本身便是研究某一主題的生態學家，例如經常為《國家地理》拍攝雨林生態的拉曼 (Tim Laman) 博士本身便是研究熱帶植物與鳥類關係的學者，而為該雜誌撰寫及拍攝多篇關於昆蟲專題的莫菲特 (Mark Moffett) 博士亦是生態學家威爾森 (Edward O. Wilson) 博士門下研究螞蟻的學生。

數碼相機的出現，在生態攝影的範疇內很大程度上拉近了「專業」和「業餘」的距離。在戶外活動成為新時尚、照相機空前普及的今天，利用攝

影去捕捉大自然動人的一刻已經不再是專業攝影師的專利，許多的動人作品皆是熱愛野外活動的朋友在活動之中所拍攝到的。

甚麼才算是自然攝影？

舉機、按掣，「卡嚓」一聲，一張生態攝影作品就是這樣完成了。很簡單，是不是？我們每天都被大量的攝影作品所衝擊着，互聯網的各個論壇及分享區每天有成千上萬的照片在流傳。在我們讚頌攝影師的高超攝影技巧時，我們可有想想，生態攝影是否只是單純拍攝自然界中的花鳥魚蟲？在照片之中拍到了生物，是否便屬於生態作品？

拍攝一張令人讚嘆、能引起大眾共鳴的生態攝影作品，對於攝影師來說是一個極大的挑戰，而觀眾對作品的正面評價是對攝影師的極大鼓勵，亦是拍攝精彩作品的動力之一。然而，對於只顧追求拍得影像的攝影師，或者對自然生態未有正確認識的



在照相機空前普及的今天，利用攝影去捕捉大自然動人的一刻已經不再是專業攝影師的專利。(蘇毅雄攝)

人士而言，大自然中的各種生物可能只是另一類可供拍攝的「物件」。由於熱切的拍攝欲望所驅使，攝影者可能有意或無意之間對所拍攝的對象及其周遭環境造成了干擾或破壞。在使用膠卷拍攝的年代，缺德的攝影人在野外棄置電池、膠卷盒，以及大量其他垃圾等問題已是屢見不鮮，雖然現在數碼攝影令在野外棄置電池及膠卷盒等垃圾的問題得以紓緩，但在攝影變得更加普及的今天，攝影者的攝影行為及操守變得更加重要。

在一次國際會議之中，一位外國朋友向筆者提及，有來自香港的攝影者在東南亞一個國際知名的保護區發現樹洞中的擬啄木鳥鳥巢之後，竟然勞師動眾找來長梯，近距離以閃光燈、反光板等長時間拍攝巢中鳥。該外國鳥友語帶譏諷說：「香港拍鳥的人都是這樣拍的嗎？」筆者無言以對，而內心則很難過。香港的自然攝影師的形象，被一小撮人所破壞了。或許更可以說，整個自然攝影的形象，可以被少數害群之馬敗壞掉。

## 二 攝影背後的隱憂

在多年的攝影生涯當中，眼見有人為了拍攝蝴蝶破繭而出的美麗一刻，在野外大肆採集蟲卵或幼蟲，影響生態平衡；有人為了讓作品構圖更為簡潔美觀，在野外拍攝時裁枝折葉，務求製作一張自己滿意的作品；當所拍攝的昆蟲位置不合心意時，便大加撥弄，將其趕回「理想」的拍攝位置；有人在沼澤地拍掌高呼，使本來

已經疲累不堪的候鳥驚飛，為的是拍攝萬鳥齊飛的壯觀場面；有人為了拍攝行蹤隱秘的鳥類，在鳥類繁殖季節長時間使用錄音回播，令本來在守護繁殖領域或正在育雛的親鳥疲於奔命，不斷在枝頭上鳴叫及展翅，希望驅逐這些叫聲比自己還要嘹亮雄偉的入侵者；也有聯群結隊的攝影者，扛着「大炮」，浩浩蕩蕩，亦步亦趨地追趕着稀有的鳥兒，在這種被「圍剿」的情況之下，鳥兒只有不斷逃避，顧不得正常的休息及覓食；有的發現了鳥巢中有啾啾待哺的雛鳥，便在巢邊架起閃光燈、反光板，希望拍下親鳥哺雛的畫面，最終令親鳥受不了干擾，棄巢而去。我們或許會混淆「接受」和「忍受」，其實野生動物可能因為要育幼或進食才「忍受」人類長時間近距離拍攝。當然我們沒有辦法明白野生動物的想法到底是「欣然接受」還是「默默忍受」，不過作為有思想的自然愛好者和攝影師，大家應會有理性的判斷。

近年亦有攝影者以投餌的方式吸引鳥類或蝴蝶，這手法亦常會引來爭議。以餌食吸引野生動物或鳥類以增加拍攝機會的方式，其實在外國拍攝生態紀錄片之中早已採用，而在自然生態攝影發展較早的歐美地區的攝影教材中亦常有提及，為何到今天才有人提出其具爭議性的地方？或許這與投餌拍攝的方法和態度有關。例如在互聯網上有鳥類在吞食蟲餌時誤吞本來用來固定蟲餌的大頭針、漁游蛇被人捆綁在石塊上用來招引蛇雕以供拍攝的圖片，讓更多人認識到不當拍攝手法所帶來的影響。

除了投餌之外，以鳥鳴聲招引鳥類來拍攝亦可能對其造成壓力，特別是在繁殖期。許多鳥類在繁殖期會鳴叫或以歌聲展示領域，是為了設法趕退其他競爭的同類。高歌的鳥兒一方面消耗極大的能量來捍衛領域，另一方面亦減少了時間覓食，更甚的是這種捍衛領域的行為會暴露其藏身地點，令其面對額外的被捕獵者發現的風險。鳥類甘願冒險，為的是可以有機會傳宗接代。若以播放鳥鳴聲招引雀鳥，牠們可能會為了趕退這個本來不存在的「入侵者」而消耗更多的能量，大大影響其繁殖的機會，也會因為把本來覓食休息的時間用來應付「播音機」，減少進食機會，面對更多獵捕或疾病的威脅，變相增加其死亡的機會。若以為只是短時間播放鳥聲引鳥便無傷大雅，也是大錯特錯，試想在鳥兒出現的地點，攝影者有可能只在同一段短時間拍攝，然後一同離開讓鳥休息嗎？當有一人作出這種行為，會引來多少人模仿？真正熱愛自然攝影之人會這樣做嗎？

以今天攝影器材的普及程度，如果攝影師為了拍攝而投餌招引野生動物或鳥類，表面上看來似乎會令野生動物有更多機會享用「免費午餐」，而大家亦有更多的美麗圖片可以欣賞，不亦是美事一樁？然而在投餌的過程之中，野生動物的行為將會改變。當人類拍膩了而不再投餌，牠們可能會失去了應有的自我覓食能力。另一方面，投餌亦可能會令野生動物將「人」和「食物」聯想在一起，為了食物而對人類失去警覺性。對於攝影者來說這是好事，可以令拍攝過程更為順利，

但改變了行為的動物將更容易被盜獵者捕捉或獵殺。對於遷徙物種來說，到達及離開棲息地的時間有着極為重要的關係。根據千萬年來的遷徙時間表，候鳥會選擇最合適的天氣及時段離開，一來可以避開惡劣天氣，二來可以避開獵物或配合植物果實的出現時間，三來亦可以爭取最佳機會佔據領地，築巢繁殖。如果因為人類投餌拍攝而擾亂了其活動，甚至拖延了其遷徙的時間，可能會令其失去寶貴的遷徙或繁殖機會，攝影師就算是沒有惡意，但其行為造成的最終影響卻可以十分嚴重。

在本地及海外的一些保護區之內，投食成為了人類幫助野生動物及鳥類度過食物短缺的日子的管理方式（例如在冬季提供食物予越冬候鳥，包括香港米埔自然保護區亦會投放飼料予野鴨食用，或投魚予鸕鶿、鷺鳥及黑臉琵鷺等），而對於留鳥或其他動物來說，年終不休的人為投食亦有效協助受到生態環境破碎化（例如原始森林的砍伐）所影響的動物更有機會生存下去，長遠而言對於物種數量的恢復有正面的影響。這些受嚴格規管的投食方式的首要目的是為了保育，至於因為這種管理方式而令大家有更好的觀察及拍攝機會，則只是其額外價值。遊人亦可以在這些嚴格管理的自然保護區及野生動物救護中心，進一步了解物種所受到的威脅，以及保育工作的意義。

拍攝紀錄片或教學圖片的人員往往有專門研究自然生態的學者或研究人員協助，因此在拍攝的地點選擇、拍攝時段、拍攝距離、鳥類繁殖的生

態習性、食物類別、投餌時間的長短等方面，皆有較為科學化的參考。另一方面，拍攝紀錄片或教學圖片能為市民大眾增加認識大自然的機會，長遠而言有助提高大眾保育意識，而且拍攝這類片段或圖片的人較少，拍攝時間亦有限，對於野生動物及鳥類的干擾亦相對較少。這並不是說只有生態學家才可以拍攝自然生態，不過充分了解自然規律，不但可以增加拍到精彩作品的機會，亦可以減少拍攝時對自然環境所造成的干擾。

這情況便好比野生動植物的標本採集，或捕捉珍稀物種作人工繁殖以保存其基因多樣性，參與的生態學家並不是擁有比常人更多的特權，但他們有更充分的理由及技術，採集標本或捕捉野生動物作為科學研究，不只為學術作貢獻，也為長遠保育工作出力。如果廣大的愛好者爭相仿效，各自因為個人喜好進行採集或捕捉飼養，將會對大自然造成極大的破壞。

### 三 維護自然攝影的操守

以人工方式營造場景，不論是大費周章地從別處運來長滿苔蘚的樹枝或石塊，或是就地取材採集花卉樹葉作配襯，甚至是大幅修剪障礙物以暴露出拍攝對象的藏身之所，在一定的程度來說是違反攝影操守的「偽自然」行為。先不論造景行為對環境及拍攝對象造成的負面影響，在這種場景之下所拍攝到的照片，攝影師往往只求畫面美感，作品並不能反映拍攝對象

的真實行為或生活環境。以人工方式造景或投餌方式拍得的照片，即使將拍攝對象拍得清晰，背景簡潔亮麗，但是單看照片，可能令人對照片中的生物的生活習性有所誤解。更甚者，欣賞這類作品的觀眾可能依樣畫葫蘆，以同樣方式拍攝，無形中鼓吹「偽自然」風氣。

隨着數碼化攝影日趨普及，每一位攝影師或多或少都會以電腦軟件處理其攝影作品。在這個「數碼黑房」大行其道的年代，攝影作品與電腦創作的作品之間界線已漸漸模糊。在新聞攝影的範疇，修改照片以獲得更強烈的視覺效果，致使內容偏離事實所引起的社會影響不容忽視，而傳媒亦有責任保障所發表的圖片的真實性。在自然生態攝影的範疇，以電腦軟件編輯圖片亦是工作流程之一，而如何維持照片的真實性，則只有靠攝影師自己的尺度來把關。

在瑞典環境保護局選出的2010年度自然生態攝影師(Nature Photographer of the Year)中，有獲獎者的作品被生態學家揭發使用合成造假，並提供虛假拍攝資料；2009年度由英國自然歷史博物館(The Natural History Museum)和英國廣播公司(BBC)合辦的國際知名自然攝影比賽——英國年度野生生物攝影師獎(Wildlife Photographer of the Year)，冠軍作品被指是以人工方式拍攝而並非自然作品。事件之中得獎者的名銜被褫奪是意料中事，但更嚴重的是影響了自然攝影師的形象及聲譽，以及為其他攝影師建立了不良的案例。民眾或許會錯誤地認為造假的作品亦有機會贏得國際榮

譽，只要造假時更加小心、不要被揭發便是了；同時對自然攝影作品失去信心，認為所有佳作都是「偽自然」的產物。

這些國際賽事有嚴謹的審查制度尚查出有人為造假的情況，在一些地區性的攝影比賽或出版物、互聯網等，管制可能較為寬鬆，「偽自然」的照片可能更多。筆者曾在攝影比賽中發現評審所給予的評語，是建議作者使用軟件大幅抹去照片中的一些飛鳥（這裏說的是「抹去」，而不是裁剪，兩者大不相同），以改善畫面的視覺效果。攝影比賽評審不鼓勵參加者精益求精拍攝作品，反而建議用軟件大幅更改照片，似乎已偏離「攝影」的原意。更諷刺的是，當筆者仔細研究該照片時，發現評審建議作者用軟件抹去的那一部分，本身便是作者使用軟件貼補上去的，目的是製造鳥類群集的聲勢。參加者使用「偽自然」照片參賽，評審建議以「偽自然」方式改善

作品，充分反映許多人對自然攝影的誤解。

另一個常有的誤解是，拍攝自然照片必須有高級的攝影器材。攝影器材價值不菲，容易成為部分人炫耀財富的玩具。筆者曾多次在香港及台灣人流較多的自然教育徑或保護地區，目睹一些擁有高級器材的攝影者對其他參觀者的傲慢態度、自視高人一等的惡劣行徑，甚至出言指責，認為其他人的參觀活動影響了自己高尚的攝影活動。這種種行為，很容易讓公眾對「生態攝影」或「自然攝影師」產生誤解，亦成為許多初涉生態攝影的攝影愛好者不良的示範。

拍到一幅漂亮作品並不容易，但如何在拍攝時將對環境及拍攝對象造成的衝擊減到最低，才是生態攝影師所要面對的最大挑戰。生態攝影所着重的，不應只是攝取影像，整個拍攝的過程亦是技術的體現，而如何對待拍攝對象以及其他群眾更加是個



攝影器材豐儉由人，最重要是了解攝影的方法及掌握技巧，以免成為盲目追求器材的一族。（蘇毅雄攝）



輕便簡單的器材也可以進入自然攝影的世界(蘇毅雄攝)

人修養的呈現。在社交網絡及攝影討論區充斥互聯網的時代，一個「讚」可能代表對作品的認同。每一位互聯網使用者皆要有所警惕，「要Picture而漠視Nature」的攝影方式，不應被鼓勵，我們在給「讚」之前應要有所思量。

#### 四 以自然攝影作為教育

分享生態攝影作品是一種推動自然保育的重要方法，美麗動人的作品能引起大眾對大自然的欣賞及愛惜，也能讓攝影師及觀眾對大自然有更深刻的體會，所以成功的生態攝影作品，不只是一個美麗的影像，背後亦應有其社會責任。在拍攝過程之中，如果可以仔細地觀察，了解萬物之間的微妙關係，可以大大增加拍攝的樂趣；在搜集資料的同時，也可以提高個人對自然的認知，進而加強愛護環境的意識。

攝影可以作為推動保育的媒介，而生態攝影本身亦有環境教育的功能，關鍵在於如何實行，攝影者應該好好思考一下攝影的目的，以及反思所用的手法。筆者認為，生態攝影師應將攝影對象的安全放在首位，如果只是為了拍得一張可堪炫耀的作品，而漠視野生動植物的生存法則及尊嚴，或不顧對別人的影響，那麼這樣的拍攝行為不啻與生態攝影的原則背道而馳。

筆者投身自然攝影及環境教育近二十年，對近年攝影的發展及風氣有感而發。不論是熱愛拍攝或喜歡欣賞圖片的朋友，希望本文能夠引起大家的關注，共同維護健康的拍攝風氣。不要小看一己之力，我們都有能力及責任作出改變。

**蘇毅雄** 生態協會總監、撰稿人及攝影師。